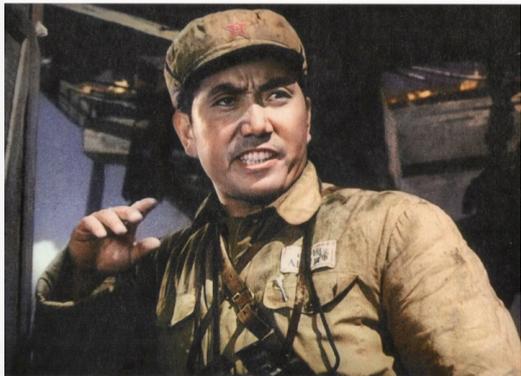


# 作品



潘文展饰演的营教导员(剧照)



潘文展伯伯速写像(铅笔)

## 读《猫鱼》，想起一位老电影人

特约撰稿人 罗雪村 文/图

在陈冲新书《猫鱼》<快乐的大篷车>一篇中，陈冲回顾她参演成名作《小花》的开始：“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叫潘文展，从北影厂来上海借调我的……”陈冲尊称他“潘导演”，知道他受爱人张铮导演之托，来跟她聊一聊出演电影《小花》女主角的事。那天，他们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操场上边走边聊，离开时潘导演留下一本《桐柏英雄》……

陈冲一口气读完那本书，继而神往起摄影组的生活，想象它就像印度电影《大篷车》里吉普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四处流浪，而拍电影的人就是吉普赛人，摄影组就是大篷车……正是潘导演的到来，使她日后有机会亲身体验到《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

陈冲讲述的这个小故事，勾起我对潘导演——老电影人潘文展伯伯的回忆。最早见他是在银幕上，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过不止一遍的新中国第一部战争大片《南征北战》，那里面营教导员就是他饰演的。

没想到，此后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就是那个营教导员，恍惚他刚从银幕上走下来。那时的他，体态发福，特别和蔼。

他一来，家里气氛就活跃起来。他主要跟我父亲聊天，他们在抗战时期就认识，他比我父亲大四岁，一个在抗战剧社，一个在战线剧社，一块儿演过戏。

接下来的十几年，潘伯伯每隔十天半个月就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从北太平庄北影宿舍过来，来之前也不打电话，敲门就进，坐下就开聊。他和我父亲好像有聊不完的话，除偶尔留下吃顿饭，一般都是聊一阵屁股就走。

我那时专注画画，没有留意潘伯伯与我父亲都聊了些什么。后来，他们渐渐都老了，潘伯伯来的次数少了。

后来，潘伯伯回了上海，在那儿去世。

再后来，父亲给我讲过一个他和潘伯伯读书学习的小故事。

1949年进了北京城，不打仗了，可以过安生日子了，想想以后没文化怎么行，父亲和潘伯伯聊起读书的事情。潘伯伯如愿以偿去了电影学院进修学习。

由潘伯伯与我父亲的聊天，想起老作家姜德明先生，他出口即掌故，他说他的很多故事是与老人们聊天时听来的。

传记作家李辉说过一句话：“最好的教育是聊天。”

回想那些年潘伯伯与我父

亲聊天的日子，他们的一生，虽说不上多么精彩，但他们曾经出生入死于那个烽火硝烟的岁月，又在后来的血雨腥风中弄得满身伤痕，他们能挺过来、熬过来，多么不易，该会有多少故事可讲。特别是潘伯伯，人生更加丰富，他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也留下了一笔。

潘伯伯生于1924年，河北任丘人，1938年参加革命，去了延安，在鲁艺戏剧音乐系当教员，在晋察冀前线经历战火硝烟。1949年后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学习，后到上海当演员，又调北影任导演。上世纪50年代，他在影片《大地重光》《翠岗红旗》里出演角色，上世纪70年代导演红遍大江南北的舞蹈艺术片《红色娘子军》，还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粮食》，是“百部中外经典老电影”之一……特别是他导演的电影《马兰花》，是我这一辈人难忘的美好记忆，至今还会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潘伯伯的爱人，电影《小花》导演张铮，1916年生于江苏丹阳，在上海长大，抗战时期也去延安鲁艺学习，曾在影片《风云儿女》中饰演女主角，还是南斯拉夫电影《桥》的译制导演。

假如能回到潘伯伯和我

父亲聊天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听他们讲那些过去的故事，也想问问潘伯伯：当年拍《红色娘子军》时有什么趣闻？他后来为什么不再导演电影、为什么在艺术壮年期息影银幕……

可惜没有机会了。

想起17年前画过一幅潘伯伯速写像，记得他看看画，没说什么，却给我讲了一个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的故事。1963年他参加文化部工作队到山西，和赵树理一块儿待了三个月。赵树理一天到晚泡在老乡家，给他安排的住处，炕上落了一层灰土……说他穿一身粗布中山装，挎包上挂着一个茶缸子……一天他们下乡，一块儿吃饭，见自己碗里有肉，赵树理把筷子一撂，问村干部：“老乡吃甚？”……潘伯伯讲的赵树理都是细节、小事，他说搞艺术一定要注意观察细微之处，不要忽略日常小事，刻画人物、细节、小事更生动、更有力量。

如今潘伯伯和我父亲都走了，他们带走了一段历史的很多故事和细节。

人常常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一旦失去了，追悔莫及。现在意识到了：历史从不缺少宏大叙事，稀缺的是真实与细节，而身边应该记住的人和事要抓紧记住，否则，错过就永远地错过了。

## 素朴小景

■贾长远

从贵阳过来，经修文龙场、过六广河，有一条热闹的街市，叫素朴。

这地方，历史久远。古来，素朴曾是驻军守边和原住民生活的地方。到了明代，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后，辟朵朵坝为乡场。明正德年间，王守仁先生就曾到过这里。崇祯年间，明军在六广河北岸筑古城，以拿捏渡口。清初，朝廷把素朴划归黔西州崇善里四甲。

这地名，是民国三十年，将“素丰镇”和“朴厚乡”两地捏在一起，称作了“素朴”。在黔地高原，有些地名倒过来念饶有趣味。倘拿“素朴”念作“朴素”，意义说得过去。又如附近有一地叫“雨朵”的，意为“雨如花朵”，那反过来念作“霖雨”，也不生硬。

故而，来赶素朴街市，就带上了朴素的味道。

那是腊月里的晴天，离过年也就隔着两三天光阴。望不到尽头的一条通街，横在乌蒙山系之灵博山下，六广河的上游。只见，行商坐贾摩肩接踵，吆喝连连。先人们过去有言“有钱不买腊月货”，大抵是说，那些并不宽余的年头，临近过年，街上的东西少，价钱还贵。今日光景，“有钱不买腊月

货”倒是另一番情状了。满眼望去，货太多了，你看那路两边和小店里，摆上吃的穿的用的玩的，端出打的编的刮的砍的，压断了街。这路中也太密了，人来人往，脚步难移。

一对老人坐着小板凳，面朝朝里的白菜。老汉左手捏着蜡黄的烟杆，右手大拇指按一下烟斗的星火，一口一口地把早烟的香味吐出来，浓浓的雾气漫到了街市上空。有人来低声问老妈妈菜价，老妈妈慈祥地回了一两句，那人把一背篋白菜称走了。

这边，一汉子把手中物器敲得叮叮当当响，手板上，早已摊开一堆或敲碎或整块的麻糖。问要一颗尝尝，汉子说随便尝，不要钱。捡了一坨稍大的放到嘴里化着，甜到心尖儿上去了。

那边，妇人的黄粑用包谷叶包了，细棕索儿捆扎，黄澄澄

的，堆得像小山，在案板上冒热气。妇人力气大，单手就提几袋子上了三轮车，她说，准备运往别处去。妇人切了两三片请路人尝尝。妇人说这二三十年来，她都是做黄粑生意，起先从别人手里接过来卖，见得长了，即在前几年作主，把男人从外省喊回来。自家创业，又蒸又卖，很在行。

黄粑又糯又香，糯米和玉米掺和匀净蒸出来的。想着过年要走亲戚的，便问妇人称了五十斤。正要离去，那妇人说，你们喜欢的话，再吃一个。即顺手捡一个大的递了过来。

边走边嚼，黄粑把肚皮填了半饱。边走边看，顺路从小贩口袋里抓了些葵花、花生剥了吃，又要了些小桔、糖果，也没付过钱。小贩们高兴，因为你看得起他们种出来的果实。

再看那烙得冒烟的臭豆腐，像九宫格，摆在穹形的锅上，守摊的小姑娘拿竹筷一片一片地拈，翻来翻去，她手艺灵巧。问食客闻着香不香，食客说再多点辣椒，她朝食客端着

的豆腐片上多撒了些辣椒面。

腊月年场，引得十里八乡的山民和四面八方的商贩，闲来聚会，有买有卖。拣三五五个糯米粑，打一两壶酒，削一条甘蔗，称几十斤水果，这些，是山民们过年的感情之物啊。

在高原上赶年场，看到勤劳贤惠的妇女，让人想起了着香。六百多年前土司家管着很宽的地盘，着香是土司家妻子，她和水西妇女们纯朴素净的遗风，吹到了如今。看到那些面和心善的汉子，让人想到了五百多年前的阳明先生，他应邀来到素朴，为土司家重建象祠书写文章，以纪念和歌颂象之仁德。他又称山民们为“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可以教化，这遗风吹到了现在。

这六广河岸上的街市，这乌蒙山脉的烟火，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以至于在这街市上穿梭，直让人心痒痒，巴不得都买下来。却又不能样样都买得下来，毕竟心再大，也装不下这条街市啊。

## 两棵樱桃树

■许新晓

单位院子里的两棵樱桃树开花了。一团团、一簇簇的白色花朵挂满枝头，和着春风，花枝摇曳，在蓝天映衬下，美若流云。

这两棵樱桃树，是单位新建办公楼后种下的，算来已有二十来年的光景了。这两棵树，从幼苗到长成大树，到开花结果，见证着岁月的流转，承载着单位许多人的记忆。

当第一缕春风拂过，院子里的这两棵樱桃树便迫不及待地吐露芬芳。白色的花瓣素淡素淡，缀满枝头，远远望去，仿如两团温软的云朵落在院子里。微风轻拂，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像春天的信笺，轻轻飘洒在草地上。蜜蜂穿梭在花丛间，鸟儿栖在枝头啾啾鸣唱，异常热闹。每天早上上班，大家总会忍不住拿出手机拍几张照片，午饭后到院子里散步，享受这美好的春光。

花期匆匆。初夏时节，这两棵樱桃树便换上了葱绿的新装，枝叶间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宝石。每到这个时候，樱桃树下便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同事，在电脑前坐久了，便来采摘樱桃，拿纸杯、餐盒装着，或是干脆用手捧着。年轻小伙子甚至爬上树，或搬来梯子，采摘高处的果实。樱桃酸甜可口，一口下去，汁水四溢，满口生香。小伙子在树上采摘，女同胞在树下接着，大家边摘边吃，笑声不断，享受着采摘的乐趣。树梢采摘不到的果实，就留给小鸟们分享。这样的场景，往往要持续一周多时间。

日子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然而，前几年夏天，这两棵樱桃树不幸染了病，原本繁茂的枝叶开始枯萎，树枝也变得斑驳起来。大家十分心急，请人来处理。师傅三下五除二砍去病枝，修剪了大量枝条，原本茂盛的树冠变得稀疏。次年春天，樱桃树没有了往昔的繁花，到了初夏，基本没有结果，少了往年采摘的乐趣，大家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去年春天，樱桃树依旧如期开花，但花势不如往年那般繁盛。到了初夏，树上的果实寥寥无几，显得格外冷清。

然这两棵顽强的樱桃树经历病痛，依然努力生长，今年又枝繁叶茂，开满了花，白色的花瓣，洁白如天边的云朵，在春天绽放出最美的花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站在树下，看着樱桃树已发出许多嫩叶，谁也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果实满枝头的喜悦？但无论如何，这两棵樱桃树的经历，一如欧阳修《伐树记》中所说：“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心怀希望，勇敢面对，总会有新的花开，总会有新的果实。

## 热汤一碗浮三白

■钱红莉

一直喜食汤汤水水，冬日尤其甚。一个人的午餐，基本上远离了煎炒炸溜的繁琐。无非一只小砂锅，充当着所有食材的容器。事先煲一锅骨头汤，牛骨、猪骨、羊骨不限。这锅汤作为万物之首，任何食材皆可往里添加。

平菇、口蘑、绿豆粉丝、豆腐筋子、干张、豆腐果、黄芽白、茼蒿、西兰花，一股脑儿丢进去咕嘟咕嘟，十分钟关火。砂锅保温性能良好，离火后尚冒着细泡。半盘米饭食尽，锅内菜依然热腾腾。

某日，红烧两斤羊腿，一餐未尽。翌日，羊肉块里续些水，一棵娃娃菜，一把粉丝放进去咕嘟，鲜美异常。

吃这些汤汤水水，最节约烹煎炸时间，连刀环节也一并省略，灶台前，娃娃菜一片片撕下，往沸腾的汤中一丢，完事。

近年，天愈寒愈爱青菜豆腐煲。什么肉类也无，小火慢炖，豆腐鲜润，青菜甘甜。反复炖煮的汤，逐渐地起了厚味，如若涉猎广深之人有了内心的层次，一派丰腴甘醇，喝起来殊为清口。通过实践，两样餐食最清胃，一为白粥，一为青菜豆腐煲。

周末，小孩在家，鱼肉满桌。周日他返校后，晚餐我一定要喝白粥，连梦也是轻盈的，不再滞重，也符合了一颗从小不曾饕餮过荤腥的胃的贫寒。

寒冬最清冽的享受之一，当有一锅腌笃鲜。冬至后，腌了一刀带肋排五花，尚在晾晒阶段。我腌肉，就为了一道腌笃鲜，喝汤吃笋，颇得冬趣。上露台，给兰花、栀子、腊梅浇水，趁便对着这一刀肉闻嗅，咸香扑鼻。捏一捏，尚未干透。透了更香。

倘有时间，亦可做些蛋饺，炸些肉丸，青菜豆腐煲中，丢几个进去，营养更全面。

夜看电视美食节目，是黑龙江嘉荫县，江水中打捞起的鲢鱼重达二三十斤。大铁锅立于户外，小城人热爱以大酱炖煮鱼头。东北的天空纯蓝，忽而炊烟袅袅，隔着屏幕我确乎闻着了鱼香，好不馋人。好久未食鱼头汤了。市面上大多养殖鱼，腥气怪异，寡淡得很。胖头鱼，最好来自千岛湖，抑或万佛湖，一条条遍身幽暗，鱼头切下，一剖为二。半边鱼头足有三四斤。薄油煎一煎，几片老姜足矣，加开水，挖一勺猪油，猛火攻开，文火慢炖，鱼骨都炖酥。鱼脑吸掉，鱼骨嚼嚼一样鲜醇。最重要的是喝汤，大量胶质融于汤中，颇有挂喉之感，一如暴涨河水，轰然沿喉一路入了胃肠，滔天寒意顷刻而走，无比满足。一顿吃不尽，翌日，鱼汤冻起来白如凝脂，汁水凝成一样钻进胃囊，形容不出的舒豁。

我们的童年最是缺乏汤水的滋养。寒冬腊月，用来佐饭的，无非半锅萝卜、一碟青菜，一日日周而

复始。唯余新年，桌上才会点燃一只煤油炉子，坐一口扁铝锅，舀进几瓢肉汤，兑些白水，往里放点烧得半熟的豆腐果之类。此种食法，吾乡称之为“突炉子锅子”，生动形象。一朵蓝色火焰始终不灭，铝锅里汤水突突突冒着白气，大人们不时呷一口酒，无数家常话紧随炉子锅中的白雾一齐消散于虚空，一顿午餐可吃至午后三点那么漫长。有一年春节，去外婆家，被堂外婆接去她家吃饭。小孩子吃完饭，过后，我静静看着堂舅妈坐在桌前待客。一桌客人全为男性，她独一名女性陪其饮酒。她一边讲话，一边拿一只热水瓶，往蒸发殆尽的炉子锅中添加开水，将一蓝菠菜、茼蒿持续不断地往里续烫，一边热情招揽各位食客吃菜。我作为一个小孩子，看着这一幕简直急死了。只有我发现这锅汤早已没有了油水，无非白水涮菜。无数次，我想提醒堂舅妈，应该挑点猪肉进去，但到底忍住。真是替那些大肆饮酒的食客膈应——如此寡淡的菜如何吞得？但，一群谈锋甚健的人，谁在乎菜的味道呢。

那新年，是无数新年中的一个，它并没什么不同。但堂舅妈以一锅汤汤水水待客场景，就一直留在了记忆中，无以挥去。

近日，菜市场有乌鳢，一条两三斤重，最适宜做酸菜鱼。杀好，去鳞，剔除脊骨，切出的鱼片雪花一样白，裹一点蛋清。热锅热油，煸香姜蒜粒、干辣椒、藤椒，煸入酸菜炒片刻，倒入开水，顶开，下鱼片，三五分钟后熄火。鱼汤酸香鲜美，鱼片韧而爽滑。

好久不曾吃到一锅自制酸菜鱼。总想起小时候。冰天雪地里，大人蹲在小河边，红彤彤双手伸出，左手持鱼肠，右手持剪——鱼肠被丝滑地刺开，团在手心盘绕，趁势吐一口唾液，咕叽咕叽揉来搓去的，再漂在冰锥一样清澈的河水中左右摆动……河面雾气轻轻升腾，人间何以如此静谧？后面的青山退得远了，只寥寥一线，天空湛蓝，没有大雁飞过。冬日天地间，俱是苍灰的，像极中年心境，寥落而渺茫，似有许多话要讲，到末了，总被寒风一把吞了，什么也不能说出。

人的老去，便是这么一点一点消磨于日复一年的平凡日子中了。

鱼肠是鱼杂锅里不可或缺的一项，鱼鳃、鱼肝，同为好食材，末了，一块豆腐端在左手，右手持刀，忽忽纵横划几刀，攘进滚烫锅里，香气升腾中伴有突突微响，窗外白雪皑皑……

洗好的鱼肠是惊艳的粉红色，像极常玉动物素描绘画，幼鹿就水的静谧里，藏着一个宇宙吧。何曾料及，多年以后，在常玉的粉红系列中重遇了我的童年。梦一样的粉红，无边暖意，透出人世温馨。无际的稻田，星辰一样繁密的稻粒，就都灰蒙蒙地昔日重来。山坡上无边芒草，寒风中摇曳着的白穗子……名画一样挂在岁月的博物馆中。

最近晴日多，最贪恋去荒坡晒阳，走累了，正好躺吊床里歇一阵，心想若享用不到美味的热锅子，那晒太阳，不正是尽享身体上的热锅子么？

